

晋楚城濮之战 讨论报告

《春秋左传》导读 第十组

目录

1	序
2	叙事
3	人物
	3.1 晋文公
	3.2 楚成王
	3.3 成得臣
	3.4 狐偃
	3.5 先轸
4	· 论辩

1 序

中华文化之盛,皆起于春秋。先秦诸子之文,百读犹有所得,《春秋左传》为其一。十组组员据僖公二十七至二十八年所载,而晓城濮之战。期于此日,會于一堂,喻已说而采人之长见。众人之说各有其理,辞无不畅达,余故为之录,编此报告。作序。

伯者,霸也,诸侯皆所欲图也。晋重耳之出亡一十九年,上国不遇,野人不畏,苦难备尝矣。花甲乃立,雄心未泯。故以四年之教成民礼,以三舍之避成君德。于是得齐秦之力,战于城濮,克楚师而盟践土,威风八面,其志得矣。

然一战成霸,未几而薨。后楚庄王立,三年而一飞冲天,寻问鼎于中原,飲马于黄河,败晋于两棠。输赢谁料,而其伯业尚存乎?昔齐桓尊王攘夷,伐戎破狄,三存亡国,而问封禅于葵丘,非得势乎?然盛极而衰,身名竟归于尘土,唏嘘未了,可以伯业称乎?

说文曰:「王者,天下所归往也。」伯者近然。周公捉发吐哺,于是天下归心。周公去,而天下渐背。德配其位,人乃服,人服则同心而戮力,盈盈无数也。不然,利己而害人,盈必致亏。今谓之零和博弈,期望无有胜者。晋文公溃楚师为己利,非为德也;盟践土畏诸侯,非同心也。五霸皆为一时之霸阙人而谋己利,竟致于衰,岂非定数哉?

2 叙事

左氏之叙事,条理井然。楚欲霸而围宋,子文致政于子玉,宋告急于晋。晋以谋略,伐曹 卫而救宋,更立其威。至此,人物聚齐。

而后晋楚各施其计,亦相当精彩。曹卫既克,而楚师不去宋,宋再使告急,晋文公为之难。 先轸献谋,将宋赂之于齐秦,假他人手以告楚。而为防楚师返而霸业去,又以曹卫之地畀宋,绝 楚后路,是为绝计。晋有谋,楚亦有计。宛春如晋军,告以封曹复卫则释宋,看似两全之策,实 则陷晋于两难。然先轸再献计,私许曹卫以复国而绝楚,拘宛春以激子玉,势在必得。可见晋 于谋略更胜一筹。左氏之叙,有辩有证,详略有当,令人叹服。

退避三舍,次于城濮,大战在即,一切就绪。故事直迫高潮,至此左氏再述舆人之奇诵、战前公之异梦,而以子犯风趣之言解之,气氛稍缓,又为一绝。战前再提文公、子玉君臣战书相与,子玉骄之甚于此可见一斑,胜负昭然。奇计致胜,盟于践土,亦详尽。左氏之笔,叙述备矣。

3 人物

3.1 晋文公

晋文公,城濮之战之核心。于文中可见其谨慎稳重、知人善任。伐曹之时,曹人尸诸城上;城濮之战前,舆人奇诵:「原田每每,舍其旧而是新谋。」此皆细末,而晋侯觉察,恐军心为之动,可见慎之又慎。顛頡、魏犨有十九年出亡之从,违令而火烧僖负羁之邸,而杀顛頡以徇,残忍且过分稳重。知人善任,有先轸、子犯、赵衰、郤縠之属佐之,兼听而善用,故可威于诸侯。

3.2 楚成王

楚成王,杀兄即位,亦谨慎者。知晋文公能任事,欲罢子玉之兵,不听,则少与之师。子玉之败,其无责乎?

3.3 成得臣

成得臣,字子玉,楚国令尹。治军有方,易怒。子文,能人也,其致政于子玉,可见子玉 亦非常人。然过刚而折,令人叹息。可败晋者,子玉也;败于晋者,亦子玉也。

3.4 狐偃

狐偃,字子犯,晋文公舅氏。十九年从亡,忠之属。文中特点为善言,公多次疑虑不进,总能以言说,或多风趣。如晋侯异梦,晋侯仰天倒地,曰:「我得天」;楚王伏其身,曰:「伏其罪」;盬其脑,曰:「以柔克刚」。神乎其技,出亡时,野人与之土块,子犯亦言:「天赐也」。可比管仲之识俞儿。

3.5 先轸

足智多谋者。先时,宋告急,献策伐曹卫救宋,一举两得。宋再告,并与赂,先轸以赂齐秦,以曹卫地畀宋,化难为易。拘宛春而私许曹卫复国,激子玉,有此略,谁堪伯仲?城濮之战亦有其谋,文中未及。

4 论辩

题

晋文公何以胜楚。

解

晋之克楚, 在于谋, 在于变。

谋在于何? 楚之围宋, 先轸知此为图霸之时, 伐卫曹以激楚。楚王患, 欲去宋之兵, 子玉不从, 已陷之。宛春之计本善, 然其技逊于先轸, 子玉骄怒而从晋, 已将死矣。欲胜于城濮, 难甚。

变在于何?曹人陈尸城上,迁师于曹墓,反使曹患。楚师相逼,反以退迎,激子玉而成君仁。次于城濮,楚舍于险,晋军故伐木以益兵,蒙马虎皮以畏敌,化从为主,知战者,如何不克?

题

子曰:「晋文公谲而不正,齐桓公正而不谲。」何解。

解

子玉,勇猛之士且治军之能才。若欲克晋,亦子玉也。然子玉兵败于城濮,自刎于连谷,盖晋之谋盛而子玉骄甚矣。此谓之晋文公谲。

齐桓公拜管仲为相,尊王而攘夷,伐山戎而定孤竹,救邢伐狄,实至名归。此谓之齐桓公正。然救邢之时,信管仲之言,以逸待邢溃而狄疲,乃克,亦谲也。谓齐正于晋,诚然,谓齐正,不尽然。正者方能长存,是时礼崩乐坏,谲者生而正者灭。齐桓公以尊王攘夷而霸,犹为可信,晋文公虽言尊王,实为晋利,及至楚庄王,莫有辞焉。